

# 陈坚:像父亲一样,到乡村教育深处去

□陈晓飞

「随心所欲」的心理拓展课之旅

新课程改革之后,教师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,也是课程的开发者。说起我的心理拓展课程的开发之旅,那真的是“随心所欲”。

自2005年取得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上岗证B证之后,我这个语文老师多了个兼职心理教师的身份,后来又考取了A证。2016年8月,我调入了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担任副校长。校长建议我专职上心理课,这样我就能从语文的作业堆里解放出来,有足够的时间引领3个校区的教学工作,我同意了。

任教语文15年之后,我有种从“主科”到“次科”的失落感。尤其让我诧异的是,几个学霸上心理课还带来了课堂作业本,在同伴们分享感悟的时候,他们会偷偷写上几题。原来,在他们眼里心理课是可以上得“心不在焉”的。我便来了个“收心”之举——每个小组发一本“小组漫画本”用来记录每个小组的游戏或故事分享,可以写一两句话,也可以画一幅画,并约定将其作为期末小组成绩优秀的考核依据。慢慢地学生习惯了心理课也是有“作业”的。

第二年,学校有几名语文老师二胎,急缺语文老师,我又重返语文学科。为了鼓励教师们开设拓展课程,我带头在学校里开设“童心绘语”拓展课程。没有烦琐的课前准备,一张纸、一支笔足矣。经过多年探索,心理拓展课程也经历了四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,看图说心情。心理课上我会给学生发一些圆形图案的纸,让学生画画自己的心情表情包,并分享最近的心情。慢慢地从一个图形拓展为画一个自己的心情故事。当学生说自己不会画的时候,我就告诉学生“只聊心事,不比画技”。我示范简单的火柴人画法,学生的绘画也开始从“小组漫画本”提升到了个人的心理涂鸦本。

第二阶段,绘图说想法。五、六年级的学生,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真人真事,却很好奇同伴是如何解决这些困惑的。于是,我探索用漫画的方式来解决,从而达到学生内心的治愈。学生可以画类似“一个苹果的自述”“一颗种子的奇遇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当把心事投射到物品上后,学生们的发言更积极了。

第三阶段,改图说心事。心理学倡导“助人自助”,课堂上为了避免学生成为事件的当事人,我就让学生小组合作漂流绘画,每人添加3笔或者5笔,小组内成员可以漂流修改同伴的画,当画回到原作者手里时,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神奇的漂流就仿佛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事件,虽未知但却丰富多彩。

第四阶段,构图说想法。如果在上课过程中发现某个学生的绘画表达需要作特别提醒,我会带这名学生来沙盘室玩沙盘,在构图的时候,跟他一起重现画面,并不断分享感受。

2019年,我执教了温州市校本课程示范课“心情洋葱”,引导学生把心情画成洋葱,像剥洋葱一样感知让人流泪的事。2020年,当新冠病毒肆虐时,我通过直播平台带领全校学生共同参与网络直播课“防疫心情”,让学生通过画一画宅家故事,懂得要珍惜生命,对防疫也要充满信心。我也受邀录播了心理辅导课“敬畏生命”为全区学生授课,疏导疫情期间的情绪。

经过多年实践,“童心绘语”从一人开发到全校参与,这个课程最后被评为浙江省精品课程。

2021年8月,我调任为龙湾区海滨第三小学校长。学校办学条件简陋,学生来自全国各地。如何为新居民子女开设心理课程,能否直接移植“童心绘语”课程?经过调查生源、学生的课堂习惯等情况后,我放弃了全盘移植的念头。我找到了心理游戏这个切入点。虽然辛苦,但我的内心总能感受到与他交往的快乐,哪怕他只是向我开了一道窄窄的门缝。

而在校期间,我和所有的任课教师都会默默地观察阿睿,经常找他聊天,定期汇总结果;一旦发现异常情况,第一时间介入解决;通过耐心地询问,了解他的内心,帮助他化解与他人的矛盾。当他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向我吐露心声,向同学表达自己的想法时,我终于感受到了与他交往的快乐,哪怕他只是向我开了一道窄窄的门缝。

与这些孩子相处的那几年,我试着去理解学生,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,描述他们的成长轨迹,从中找到育人工作的切入点。虽然辛苦,但我的内心总能感受到莫大的欣慰。因为,我们每一小步前行,促使学生成长了一大步。我的这种做法,也获得了学生家长的认可。他们的理解与改变,推动了孩子的转变,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

(作者系杭州市和睦小学班主任)

每当看到学生在课间快乐地玩游戏,我总会感叹“随心所欲”的课程就是他们喜欢的课程。(作者系温州市龙湾区海滨第三小学校长)

师割稻了,我们就来帮他”。

当陈坚师范毕业后成为乡村教师。父亲再三叮嘱他:“在乡村教书的一生会很平凡,但你要把平凡的教书生活过得有滋味一些。”父亲不知道的是,早在儿时,这其中不平凡的滋味,陈坚早就从他与学生、家长相处的点滴中品味过了。

乡村学校的工作细碎且忙碌,工作后的陈坚,也开始和父亲当年一样,以校为家,吃住都在学校。有一次女儿陈诺生病了,陈坚让女儿在家休息。女儿却说:“爸爸,我都生病了,你怎么还往学校跑?”那一瞬间,陈坚哑口无言。

他突然意识到,原来,他已不知不觉地成长为另一个父亲,那个记忆中不回家的爸爸。“有人说我傻不伶仃地待在学校里。我说,学校里有我的学生,我喜欢待在学校里。”

## 那些通往学校的路

每换一所乡村小学,陈坚便要换一条到学校的路。20多年来,这些通往学校的路,他都记得。

往青陶乡中心小学(其与下文孙蚕小学均已并入王坛镇中心小学)的路,需骑行20多公里。

周一上班,礼拜天下午得出发。路不是柏油浇筑的马路,是“专门”给拖拉机开的“高低路”,可惜陈坚当时“开”的是自行车。一到冬天,从家骑到学校后汗流浹背,外面冷,里面热。冷风一吹,外面冷,里面更冷。陈坚把这段路概括为4个“苦”字“苦中作乐”。

往孙蚕小学的路,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升级成摩托车,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路好走。有一年下大雪,陈坚一觉醒来发现回学校的路被雪封住了。妻子劝他别回学校,“临近的乡小有老师在,托他们照看一下孩子就好了”。陈坚没有听,穿上雨靴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,徒步出发了。路过超市,陈坚停下脚步买了点榨菜、紫菜、番茄。他想

着,这些食材可以让学生们在大雪天喝一碗热乎乎的汤。

孙蚕小学是最偏僻的学校,许多学生需要住校。“学生往往只有周末才回家,其余时间全待在学校,从一年级大到六年级。我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带他们。”陈坚对学生的照看尤为细心,早晨他起得最早,要去学生宿舍看看,问问学生睡得怎么样,晚上又睡得最迟,问问学生有什么困难。父亲当时已经退休在家,也会隔三岔五给他送些自家的饭菜,陈坚嫌带多了,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:“算上学生们,这些还不够。”

然而,最让陈坚难以忘记的,是2019年5月21日这天去往学校的路。那天,医生告知陈坚:父亲病危。他请了假赶去医院。见到父亲,父亲微微睁开眼睛:“我没事,这病时好时坏,这里有医生在。去,先回学校去,等下了课,你再回来陪我吧。”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,他重返课堂。

半个小时后,医院打来电话告诉他,父亲已经走了。他后悔自己不能送父亲最后一程,但他也不后悔,因为他要沿着父亲开辟的道路,继续走下去。

## 心甘情愿围着学生转

“噔噔噔”急促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,“当当当”陈坚办公室的门被敲响。“陈老师,你昨天到哪里去了?我到你办公室找不到人。”“我昨天开会去啦。”“我还要读报纸的。”

敲门的是陈坚的学生,一个住校生,他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。父母管不到他,自己又不想学,明明是三年级的学生,基础却只有一年级水平。很多教师都说:“这个孩子没救了。”陈坚却说:“怎么会没救,一定是有办法的。”

下了课,陈坚主动找他谈心。一来二去,两个人关系亲近了不少,为了帮助他补课,陈坚让他读课文、读报纸。“他做得好的时候,小奖状发一张——

## 无冰亦可玩冰壶

近日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晨舍小学开展了“喜迎冬奥,我爱冰雪”系列活动。学校在课后服务拓展时间段,将陆地冰壶引入校园,激发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。

(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摄)



## 愿我的一小步,换来你的一大步

□高翔

担任班主任10年有余,总有一些学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也是他们给予我很多育人工作的思考。

学生小H的表现是我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,他成天在校园里游荡,甚至随意出入校长办公室,翻图书、吃零食、躺在沙发上睡觉。四年级一接班,我就领教了他的厉害。每节课,他都沉浸在自己的“手工世界”里,从来不听讲;桌面、抽屉、地面全是垃圾,是班级卫生评比的分大敌;上课期间随意离开教室。更让人头疼的是,他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。

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,小H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,虽然几次来校沟通,也向同学和其他家长表达了歉意,但是对于改进小H的行为,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意愿。小H仍旧我行我素,甚至还变本加厉。面对这样的学生,焦虑之余,我也充满了好奇:他是如何走到今天这般地步的?于是,我开始走进他的原生家庭,了解他的成长轨迹。

原来,小H的父母同在一家外企工作。小H从小动手能力很强,本不应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,可惜父母长期不睦,母亲在反对父亲简单粗暴的教养方式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

端。这也不难理解,小H是在家庭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,所以她极其敏感,听不进任何关于儿子的“负面说辞”。在这种家庭背景下,小H变得任性、厌学,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,成了大家眼中的“问题少年”。那么,我又该如何帮助他呢?

我邀请学校心理教师与小H建立了沟通关系,及时将情况反馈给我,再根据反馈情况调整对他的管理措施。有了这样一种循环的工作机制,小H的心理有了缓冲空间,他也开始愿意向我倾诉。原来,看似人高马大的他,内心其实非常敏感而脆弱。他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对家庭矛盾的一种回避。后来,他的父母还是分开了。我与心理教师商量后,跟他说可以找自己信任的教师聊天。在那段特殊的时期,小H会帮助美术教师整理学具,帮文印教师运送材料,还会向心理教师寻求帮助。家庭的变故对他来说已经无法挽回,但至少在学校他有一个心灵的寄存地。

也许是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心,小H身上久违的规则感慢慢回来了,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。于是,我趁热打铁,希望他能回归常规。后来,我与他进行了约定,那就是上课时努力听讲,绝不能有影响教师和同学的行为。同时,为了引导他更好地融入班集

体,我鼓励他为班级做点小事。比如,打扫卫生、分午餐餐等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小H的身上终于有了可喜变化。他更愿意向教师们敞开心扉,与同学的关系得到了改善,也愿意融入班集体。

与小H相比,阿睿是我班上一个安静得出奇的男生,但我很快发现了安静背后的隐忧: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并且似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,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。

心理教师告诉我,他应该是一名自闭症患者,最好去医院检查。我邀请阿睿的父母来校交流,向他们介绍了阿睿的情况,提出了自己的担心,委婉地建议去做检查。没想到,阿睿的母亲不以为然,声称这只是性格的问题,我只好作罢。

但阿睿的问题却在不断加重。后来,他的父母终于察觉到了孩子的异样,主动来校沟通。学校牵线,帮忙联系了医院专家。三方终于坐在一起,共同商讨阿睿的助力方案。原来,阿睿从小语言行动发育明显迟缓,而父母则忙于工作,根本就没有关注到问题,以致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,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,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。

虽然医学上可能已经无法做出有效的干预措施,不过,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帮助阿睿的方案,希望能起到作



校长说